皇明疏議輯略

禦邊　丑虜上

議和虜疏　　于謙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强壯審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爲讎根情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勑邊將大脩

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勢猖獗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衄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者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

卒至人心解體國勢傾危無救成敗而后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機書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出大年之下其或是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皆貢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邊務復題　于謙

切詳也先倚恃兇強違天逆德罪大惡極凌邁古今一旦
無故將脫脫不花殺害雖傳聞未可憑信萬一果如所言
則也先吞併部落志驕氣盈愈無顧忌敢將本主弒逆自
知惡不可掩雖欲改悔其道無由近雖差使朝貢奸謀未
易窺測誠恐漸有圖大之意故意遣使來京一則張大殺
敗脫脫不花一則使我懈怠不為設備切慮大同係西北
重鎮為山西鴈門紫荊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永平
山海宣府延綏寧夏甘肅俱係緊急邊境雖是節行隄備誠
恐視為泛常不能相機守戰設若一處不支而稍剉未免
流遊相動搖況安邊之道先戒為實而防患之策預備

為先近日遼東及偏頭關等處節奏瞭見賊營火發數多往南行走不可不備隨據都御史鄭來學等計議得白山海至猪圈頭止沿途經一千二百餘里新舊營堡三十四處每營分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三五營選把總提督數內揀選精銳無事操練有警策應俱照成規不致推託又選揀輕健聚為一營專聽截殺劫營緊急調用原設并新增大小關寨一百一十七處每關修砌甎墻關外又重置關馬石墻深挑溝塹整理寨柵廣置擂木陡峻狹隘兩傍俱積木石其有總路險要重別設備一可以為關外之藩屏一可以遏賊人之歸路沿邊陡峻不必用工其餘平漫通

削偏坡雖有高低頑石亦必火煅砍成墻壁間有派渠小口難以披削者則灰石砌塞大關用指揮小關用千戶另選把總提督有事則守把無事則輪流燒造甎灰增添防備新舊墩臺前後聯絡烽火相望關外各有接連架砲士卒自營而至關自關而至外平居之日各司其事卒遇邊警會而為一又必籌度賊寇何路而來何路而去來則何以禦之去則何以邀之若聲東擊西分兵誘我各該關營照舊操守只原定策應營堡官軍協同相機勦殺大至則通調赴受敵處所屯駐間出據險以遏其後驍勇又各分伏乘機而動我之兵力雖寡有險可恃彼之人馬雖衆無

計可施使其進無所得退無所歸然兵家情狀變態不一倘無可為之機無可乘之勢則整慎勿戰固守要害不輕動以墮其計彼漸至罷必不能持久而自退矣若密雲地方東自黃河口西至慕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寨七十四處墩臺一百五十六座營堡八所操守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六員名沿邊平漫去處修削偏坡關口修砌堅厚墻城關外重疊關隘石墻挑掘壕塹廣置簽樁軍民輸派架砲出哨關內營堡官軍常川操習無事各都司分守鎮守通行提督密雲中後二衛古北東西二路如有聲息賊少各照地方調用策應賊衆通調東西二路官軍於受敵處所

駐劄可守則堅壁清野控據要害分布官兵其兩哨奔其高峰使之勇無所施弩無所用人馬疲殺將不戰而自退矣可戰則鎮守內外官員親率士卒以禦衝突必切選委驍勇精銳潛伏險隘以遏歸路挑選勁敢長鎗巨斧火器短兵強弓勁弩齊力奮勇或晝而挑其陣或夜而襲其營壘但緣要害數多兵力寡少平居盡地分守尚且不敷遇警之際將何調用有如古北口潮河川并龍王峪五寨俱各寬漫平坦路通大小興州沙漠賊巢可容千萬人馬往來墻子嶺黃崖子西馬等關俱係曾經賊寇侵犯之處雖有站守海運之人全無器械武事生疏不過因循月

日懸望輪班而已倘有調遣豈得實用今照石匣驛正係東西地里適均之處水草利便可以照依永平山海等處建立駐操營一所取回海運官軍免致徒費糧賞將密雲中衛并附近營州左興州後等衛在京操備官軍摘撥二千員名選委驍勇都指揮一員管領前來駐劄使其住成家業不必輪班專一操練聽候策應庶使首尾相連緩急得用可以與永平山海等處同一無虞矣

備邊覆題　于謙

近該陳興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踈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

終天氣亢旱種子少有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缺用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 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選勅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右[illegible]等[illegible]人則整飭邊
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illegible]一帶因

糧草不足將詹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亨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令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竭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退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

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為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令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敎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遼東防禦疏　　于謙

伏覩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寇擄人畜

被其殺虜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盖由
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
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
莫不解體阻氣以致寇賊縱横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
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即目秋高馬肥正係
達賊肆志之日又况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
復累慮恐賊寇益肆猖獗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
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勑切責
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
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

大計仍侯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宜從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剉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虞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相率投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於遼東自在州并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處犯邊

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十年此正其驗不可不防合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為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令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為邊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邊務事　　于謙

臣等切惟也先違背　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雪君父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讎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興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兵餘將佐於范廣楊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並召帶去太多恐費邊

備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　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為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勦鬬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　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禦戎疏　　李賢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强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不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為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

發鎗不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横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乃克有濟者也

建言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猶未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舉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漢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元帝高宗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燄而不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求歸宋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夫

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
爲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何也蓋勢之弱久矣雖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
行之乎臣愚無知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陣臣
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
盡力以收全勝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
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前一行兩楯蹲
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才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
後一行奇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
狽矣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火力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

禄山用八千人執刀而進韓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而前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乎火鎗之遲緩趦趄也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駈雲霧豁然無所抵碍盖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濶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此臣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役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駔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繇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庶乎不致搆釁起戎矣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

相婚媾學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況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艘之勞臣嘗于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鑒矣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于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

月餘之費養民之膏血軍之氣力皆變而為金銀以為惡奸究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狼虎欲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汰其罷軟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法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于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乎

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家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不搖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七曰選將夫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討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往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三將材自此而克矣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

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遣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殺獲迎回鑾輅但泆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陞侯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存歿而人知所效法行賞近而人知所戒矣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衆之領不可以倒挈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咨答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清

天命益隆矣若仍前每事但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凡此皆其見于政治者而尤必以得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亦嘗以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謂仁知勇也然此豈可以易能哉成湯之聖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必偏觀而況於人主哉臣謂經莫要于尚

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合善惡而並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由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敗掩鼻而不臭其菁美乎誤食而愜饜與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備大有為之將誠能本於德學以見乎政治則天

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抑何難哉

邊務疏

商輅

竊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為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道便為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為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夤緣偷安內

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衆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為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為久遠之計其為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

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等官占為己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耕之田即今邊報緊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门外軍夫但莊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撥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即撥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者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

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略無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為逃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名下策何也蓋邊方失守則關隘警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縱有京師軍馬慮危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留若或有此尤為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

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備邊疏　　　黃仕儁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惟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是再從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邦本爲供應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譎詐莫測必以還我　上皇爲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不刼而虛民力不用而弊國鋭不攻而靡觀　上皇歸時虜使來赴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見其撤軍而戒嚴

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緩兵之計歟覺見其和成兵緩大
起無厭之求今日求某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百
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幫從來絡繹不
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其
短在我以召禍釁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之
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啓後日難處之患至於不可
磨滅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兵
官石亨言累年我使來貢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麒麟等
衣寶石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盖求物不得
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怒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得

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有南侵之意至於也先奸雄黠狡則有莫測之機覘其遣使數千析牆強入皆恃去歲土木之利過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南求徂於多勝未遭我軍敵殺之苦痛挫很戾之氣順之則和拂之則怨況西北諸夷今已騷附而今所求器物又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白守成不易勞心焦思兢業圖理毋以土木而寒其心毋以過城而怠其意推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乃能至此

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帝

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皇
天上帝以中興之運付之 陛下正猶天命 太祖 太
宗之特也況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
政順天信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不
足剗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於
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有
周之時玁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玁狁可和而利於
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狡
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二
君至今稱爲中興令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重焉

幾何士卒操演精緻者幾何將臣才者謀勇者幾何從而親舊姓名食卒謂用庶不失人某有將才淹在卒伍之下者拔之某事搭剋隨我軍士心者罪之京軍貴多欲備調用令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期克敵今而多怯何以銳之猾虜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夷聞風降附何以聞之如各邊徒擁將名久妨邊務者即別擇能者以代之久被怠抑一籌莫展者即特命以伸之某處將臣不智必致相激非國之福也即以所記將臣領其事俾不智者知所設某處兵寡而將勇爲可托某處兵衆而將怯爲可憂某處衛堡不堪策應某處甚宜益兵添將相

兼守把某處將師頭目剝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虛匿不以聞某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某處宜屯蓄軍餉節被管操官員有名無實某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可褒某處文職貪酷宜行體覆又如各邊官員循襲一家軍士疲憊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夷內附既皆脩舉若徠庸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勒 也先論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 則其短在彼因而責之庶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 則必縱我銳兵奮

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撒退保無暇正如
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擾我疆場以
犯我士馬哉由是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虛
實以閉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固我邦本中興功業
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 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
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邊
方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逼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
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掣援京師坐
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聞風而起如此
思欲走檄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欲調用

則文有將無兵況民兵素不識戎五募之雖多亦奚以爲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陛下留意焉

屯御疏　　王越

臣按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没于西夏平元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僉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著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今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

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偕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乗其地徙其民於陜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内虚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將請乗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内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

其久遠而不犯也值𢌿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為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循易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

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
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
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
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减省遠輸以甦
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
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
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
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
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
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illegible]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

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挺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枕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擣虜巢盡殲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禦虜答略疏　馬文昇

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

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内難之後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
京師此實久遠之謀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狡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貢番以資彼之厚利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

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乜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陜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氷凍則西入河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然時或遣人稱貢未敢大肆猶懈其後虜酋脫羅干之子大節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於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於大同輕我之心由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巳即日欲寇榆林其勢必併千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而我之脩攘戰守或輟國之安危實係於此臣等叨掌兵政日夜憂惶每思至此實切寒心竊以禦虜之道惟在内脩外攘二者而已内脩莫先於足邊儲固邦本外攘莫先於

選良將修武備武備既脩邊備既足將復謀勇而兵皆有制則虜可破而邊可安矣但今主將未甚得人偏裨罔肯用命遇賊入寇往往敗北生靈遭其殺虜地方被其蹂躪賊勢愈加猖獗軍威未見振奮所在守臣憂惶莫措若不委托大臣以節制諸路則此虜何時可破邊方何時得寧蓋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强賊其勢已衆爲患亦深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不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

史王翺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陜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爲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都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此勢愈猖獗宜照先朝事例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陜西延綏各路將官賊若入套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其

所在調度勒教務使紀綱爲主提督爲客則威權頗重虜寇可
滅矣國家安危之所繫得其人則四夷畏服然虜賊之來疾如
鷹鷂不可測度縱驚馳倏忽數輩近以營邊造小戰車上安神
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
制於人此輩之造車設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
沙漠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
馬鹿角攢竹長丈陣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則可以拒戰馬之衝
突則可以遏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
人於雞頭關實藉此具蹔而制之可也夫兵欲勝敵謀貴素
定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兵有節有數者

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若主將用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有不勝乎今各邊將臣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有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所在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膺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然則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此虜仍復侵犯安危未可必也若數路精兵俱係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以奇兵三千分爲一陣可分六陣老家

兵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賊遭挫必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若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為之慮也然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即敗也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奇之選終以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賊不敢與戰亦為可驗況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

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又以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旣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城堡關塞相拒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而內臣如此之多何也且每員軍人役占竝有數千大半納錢絶其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

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乞照遼東等處事例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常祥不動外仍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俱暫取回則庶乎官不濫而邊不擾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衞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

將一年宣大二處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
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朶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
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
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
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
擊官軍在此虜意恐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被朶顏爲
彼嚮道引領大夥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於大
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
鋭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
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對歸且軍

勢窮蹙竟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
間孛羅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
之境若此處䖍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
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乞勑兵部一面於團營
揀選馬步精鋭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
密雲各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人或
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
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瓜探如果東
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啓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
侵犯相機剿殺又恐此虜譎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

倘遇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遊騎未經[illegible]
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illegible]
久兵部宜奏遣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
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務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
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隊官軍久
原選上班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
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警急嚴督先將前項各城
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
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

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番之以實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球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為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等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罕兒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爺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方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為部領今欲普同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

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問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輒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盡可鑒已。所以當衡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愼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乎。今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强，非前代比，況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豎稱王號，僭瀆天朝，揆諸國無二王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勑一道，發明尊夏君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

之各得其宜斯為聖王御戎之上策矣